



蘇州府學志卷第十一

郡人吏部郎王穀祥修

國朝文十二首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鉅梟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  
廢具興惟孔子廟學顛危弗治公顧瞻良久喟然而歎曰  
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  
天下今敝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公即捐俸爲倡唯興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  
趨功以廟言之穹殿修廊敞以靈星之門以學言之倫堂中  
居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

巍然而聳其後向也棟撓級夷黠昧而無輝今焉丹雘炳煥  
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采芹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  
就緒而公拜蜀省叅政之命將之官有

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墻墉四千八百尺有奇唯  
廟學之前乃吳江甯開之園局於封畛蹙迫殊甚至是從化  
盡以其地六百尺入於學官始獲闢門於前用正地勢內歷  
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曰狀元  
曰書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於比鄰公  
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爲證比鄰詞服其地乃歸又懼遠而或  
湮也遂圖廟學四疆勒石志之始事於洪武六年正月甲子

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其屬執  
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校所  
在蹂踐爲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  
教授貢穎之旣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  
朽惟蘇之有學寔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遴  
擇南園請于朝而建焉爲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  
時人物固當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  
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守有賢愚學之興廢靡常二  
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况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  
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

則夫坐皋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嚮盛在家則孝於親出任則忠於君而無負公作興之意苟不知務此摘英擷華而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 姑蘇之墟有川漉漉折趨南園匯來東流靈氛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堂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虞燹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

大明當天九服攸同攙搶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莅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果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為岩堯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愧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昭無終

洪武甲寅春正月丁卯朔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彝

惟蘇州學肇基於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

南不數步即畫於鄰垣於是旁趨東偏以爲門而地勢鬱塞  
大不稱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爲錢氏園及元而業  
更甯氏先後爲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  
六十公乃以學廩之美買其地於甯開得其三之一暨入  
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大  
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開悅公化畫以其地歸  
焉公因命教授貢穎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  
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于南城之涂凡若干丈故有洗馬  
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  
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  
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自來秀  
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而止又即來  
秀池南闢假山遺址爲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  
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以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  
而西又折而北爲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於學示  
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學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旣  
爲之記穎之以爲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爲而魏公乃得爲  
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  
彛記之彛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  
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

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春正月丁卯朔會稽王彛撰

鄉飲酒碑銘

王彛

皇明旣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今俗還古道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茂之有講洪武五年始 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蘇州奉 詔惟謹旣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

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叅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頴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采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調僕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僕爲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後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

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僕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  
執事者皆具又別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  
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  
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  
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  
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  
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槃侍立進趨中  
度於是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  
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  
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  
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  
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與弟者蓋易易然  
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

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能  
表之彝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世之遭也  
故為銘其堂下碑曰於維

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  
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  
顯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僕以介  
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俎東壁羞自東房玄酒于尊房戶是

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猶有黃其髮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篚有玄黃賓旣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願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

天子明聖

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洪武六年癸丑前史官蜀人王彛撰

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爲東南都會學校人材實爲諸郡先昔宋景祐間范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吳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爲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禩荐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來其學舍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歎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崇仰以作興士類適監察御史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爲裒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協助焉孟浩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已俸以爲之倡於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飾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阼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巋然更新於一日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



其所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爲之言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游於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而所以成已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後先相望他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修博雅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爲天下後世重士生於斯游於斯必取法於公無眩於邪說無奪於利誘充其內以達夫外他日出而臨民則思爲良吏立朝則思爲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於所學無愧於先達則吾孟浩所以拳拳於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說如此俾歸而刻諸石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於無窮焉是爲記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三月吉日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撰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有弗稱也時典教者對余徒有興歎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豐城何澄

校藝還自閩述其郡守況侯伯律興作之勤求爲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於正統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舍作射圃凡爲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甃與夫經費所需咸得變通之宜越三年而後成高明壯觀復超於昔丹碧輝映光彩聿新況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於斯盛矣而師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息游以移其氣體者何其幸耶學宮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歎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於南園將徙居術者謂世出公卿公曰與其貴吾子孫於一家孰若吳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克學宮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表見當時實肇于茲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廣乎今况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爲興建蓋亦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者與大抵國家以育賢爲致治之本賢者以務學爲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爲政者既能盡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於斯者可不知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以求夫聖賢之本領盡切磋磨礪之益無忽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則禮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矣况侯余

鄉人也其善政既已誦于吳人而斯舉尤爲知務故樂爲之書俾來者有所徵焉 正統四年二月初吉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撰

蘇郡儒學興修記

徐有貞

蘇爲郡甲天下而其儒學之規制亦甲乎天下是蓋有秦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學之風安定師法之傳在焉不徒財賦之彊衣冠之盛也學之建自有宋越有元至於我

有明幾五百載其間廢而復興毀而復修惟牧守之賢是賴其人在郡志可考已然近自正統景泰之際國家多故學寢以敝爰歷數政皆嘗有意興修而弗遂成化初元今巡撫都

憲瓊臺邢公之爲守也因荒圖豐革故圖新曾不期月百爲具諧於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訓餘干張君憲山陰李君璞駱君巽協議以請于公公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若戟門靈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於丙戌之夏落成於丁亥之秋凡在學者訢抃胥慶會邢公旣陞而巴渝賈公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來以爲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於學之興修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

修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爲學者所以學爲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蓋將希至乎聖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苟哉其必也繇乎詩書六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三代之道處焉進修焉而爲之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爲之政事堂堂焉表表焉以立乎天下若陸敬輿之於唐范希文之於宋庶幾哉始而希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惟斯達惟斯憂樂惟斯成乎已也惟斯成乎物也惟斯使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於作興化導之意爲無負矣

成化四年龍集戊子春三月吉旦

明詔賜間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海徐有貞撰并書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皇帝嗣大曆服之二三年命監察御史臣選提督南畿之學政錫之璽書以行臣選既至乃敕知蘇州府事前御史臣奭圖之曰

明主之於學政意亦至矣惟是興王根本之地治教所先人才所出寔宜加盛於天下璽書所諭教條謹已宣布惟中吳自有國百年來歷科所第之士策名天府亮采中朝熙

績方岳者於今爲盛然而題名之碑其猶未備非闕與與爰  
考洪武初科以下至於今茲凡蘇之士之登賢科者得若干  
人並以年第先後次序其姓名而勒之石立於廡庑明倫堂  
之中左臣選臣奭謂臣有貞宜爲之記惟夫科第之題名所  
以爲榮乎士亦所以勸乎士也

天子題之於國學所以爲天下之士之榮之勸也部使者與守  
臣題之於郡學所以爲一方之士之榮之勸也然有爲榮勸  
乎一時者有爲榮勸乎百世者則係乎其人焉若漢之董仲  
舒公孫弘皆以賢良舉者也一則正誼明道一則曲學阿世  
唐之裴度皇甫鎛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忠以弼其君一則  
奸以蠱其君宋之司馬光王安石亦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  
以義治其國一則以利亂其國方夫舉也各當其時揚王廷  
顯天下其爲榮蓋等矣矧乎曲妨正奸媚忠利奪義時君惑  
之時人黨之且將以彼加此其爲勸亦未必知所適從也至  
於世之旣殊事之旣異公是公非旣有定論所在則其人之  
臧否誠僞乃始判然一以流芳一以遺臭一以傳美一則取  
譏一則爲科第之光一則爲科第之玷以此視彼奚啻薰蕕  
鳳鴉玉與石之相遠哉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乎  
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與勸在人者而非在已者君子亦  
求其在已者而已於是乎記

成化四年五月吉日

明詔賜閒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東海徐有貞撰

蘇州府學鄉貢題名記

徐有貞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 璽書布教條已即與郡守臣龔協  
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 國初以來甲科之士之名而記  
之矣或以不及鄉貢為言於是又取乙科之士之名將續之  
記乃復屬筆於臣有貞臣有貞嘗竊論之夫進士之稱昉見  
周制蓋才德之成升於王朝者也然惟以實論士未嘗以名  
設科科之設自隋始唐宋因之以至 本朝其制雖有損益  
而每加重焉蓋兼明經宏詞對策諸科而為之有鄉試有會  
試有 殿試鄉試昉古之里選會試昉省考 殿試昉制舉  
自鄉過省乃分甲乙之科甲升

大廷謂之進士乙列校官或入胄監以需後舉謂之舉人在  
古皆進士也而分之曰甲曰乙由是世之待之或以上焉或  
以下焉士之得之或以盈焉或以歉焉何也夫科名有甲乙  
一時稱謂然耳豈萬世論哉皋伊孔孟何有科第故未有科  
第以前不必論自有科第以來士亦多矣若濂谿周子若共  
城邵子命世大儒豈皆出於科第耶其不由科第者不必論  
自其由科第者言之昌黎韓子文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

與張童子一列考亭朱子道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在王  
佐榜第五甲彼童子固不足齒佐之學術世亦無聞以是觀  
之何者爲甲何者爲乙然則論士者可以科第甲乙爲上下  
耶士之自處可以科第甲乙爲盈歉耶彼以爲上下爲盈歉  
者皆非矣儒先君子蓋嘗以爲非科目得豪傑乃豪傑由科  
目以出耳凡今之士以是爲出身之途可也以是爲立身之  
道未可也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爲名而以萬世之名爲名者  
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  
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  
大道而已臣有貞於論科第亦云

成化九年五月

明詔賜開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東海徐有貞撰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吳寬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  
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  
者莫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爲快然  
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學爲陋歲久且  
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旣克舉境內悉  
治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

也乃請于巡撫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復作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崇庠廣陜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智輩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豈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人復爲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侑舞之數者下群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爲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爲丙申之秋適吳縣丞陶節長洲縣典史劉慶皆嘗承命董役以功完告及丁祭之期籩豆旣陳侑舞斯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爲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而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



盟而不薦有孚顛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之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靈星之西更爲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爲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墮其成功也哉

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寬著

蘇郡儒學先賢祠記

况鍾

蘇郡儒學自宋范文正公守鄉郡以其所置南園泮之延安定胡先生教群子弟風俗不變人才之盛甲于諸郡元祐間王君覲知蘇州立文正公專祠于講堂之左復以朱伯原先生爲三賢堂厥後文正公專祠諸子配享又以道學諸儒州牧掌教與夫文行名臣有功于世有功于蘇者萃爲一祠曰先賢祠春秋次丁祀于學官延其先賢子孫齋宿陪祀所以深景慕而重後昆也繇宋及元

國朝莫不皆然洪武壬戌王鳴吉爲教官亦嘗遵依古制鳴吉之後祠宇摧毀祀久寢焉先賢子孫散處四方無所考據

惟范氏滕氏世有顯人朝之侍御觀風于蘇者若陳公孟幾  
立范氏宗孫元理主奉其祠范公宗淵延滕氏子孫晟陪祀  
于學皆合古矣至於先賢祠宇則惟前教授李君琦始復新  
之祠宇雖新尚未復其祀禮宣德壬子教授何君橫來主學  
事御群子弟一以安定先生為法而復修舉廢墜謂祠以祀  
而設既有其祠祀可闕乎於是仍用次丁祭諸先賢然文正  
公四子監簿忠宣恭獻龍學惟忠宣恭獻配享考其當時開  
勅安定嚴毅人多畏憚獨監簿甫十歲盡遵規矩學者始翕  
從之教道因以大振監簿之功尤不淺矣龍學克肖父風屢  
進諫章畫鞏苛政功利于世與諸兄侔皆足垂後世故照春

秋祀典例四子配享及祠有滕章敏公元發牌位志書所載  
則章敏從子忠節公觀夫二傳方安定門人千數惟章敏公  
與文正公先後知蘇州同時為將相立朝之大節衆莫可及  
也我 國朝為善陰隲所以著其禦菑捍患之功頒降天下  
而其從子忠節公茂實使金虜虜人拘留大用堅守死節不  
肯屈就則其牌位志書各有所自並祀于祠若尹公彥明李  
公愿中陸公子靜揚公簡魏公華甫道學之諸儒也富公嚴  
王公顯道趙公伯和趙公德淵陳公子爽游公顯蘇之賢郡  
守也朱公伯原倪公千里學之賢師儒也陸公德明陸公敬  
輿王公子明富公彥國歐陽公永叔蘇公子瞻王公信伯陳

公子明葉公正則范公至能周公山房高公智耀文行之名  
臣也甯公玉則又割地助學併祀于祠者也雖歷代附益不  
已然皆報本獎勵之道焉何君茲以丁內艱而還司訓韓君  
陽胡君季舟以其先賢祀禮旣復于古不可無文示諸將來  
書此請余爲記以勒諸石於戲祀典之闕四十餘年其間非  
無典教之官蓋亦莫肯用心於是今何君不過三載使其什  
者立譌者正而缺者完矣諸弟子心服其化趨事惟謹足見  
我

聖朝作養深厚文物之盛致於此也余奉

敕命來守是邦尊賢勵俗政所當先尚烏辭曰繁無暇文墨哉  
於是次第其事併附諸生姓名于下云

宣德甲寅九日中順大夫直隸蘇州府知府靖安况鍾記

蘇州府學初作兩廡從記像記

顧鼎臣

正德四年秋太守林侯以兵部武庫司郎中來刺是邦謁先  
師於郡學顧瞻良久卽講堂進學官諸生語之曰士後聖賢  
而生學其道孰不思覩其形容故飾廟貌以崇祀禮亦宜之  
漢初以繪事後尋易爲塑像隋唐而下代因之迄我

昭代國學厥有明制今茲殿有像廡以主在物爲未稱在禮  
爲無則不可及觀祭器服物久多闕壞益咨嗟弗寧惟政本  
之隳是懼慨然思作而新之則又念歲浚凶官貲無餘乃推

已俸若干緡諸生慕義者二百餘人咸願出私財以相厥成  
市材鳩工僦役從事以委諸學官而屬訓導李鶴專董之衆  
皆承奉德意協勤效能而經度委密率稟受於侯質埴土物  
色異貌衣冠隨其時制凡塑群賢諸儒像一百一十有一貯  
以木龕下承甕為臺龕受像四補治殘闕增飾漫漶祭器二  
百九十有四樂器一百七十有八祭服冠帶各六十有二舞  
衣如侑之數其皮閣懸載雜備之器總三百四十有奇維像  
既備維器服既富且美維采章體物則合于度矣工始于明  
年之二月壬子訖于五月辛未侯擇日致齋舍菜于廟文物  
煥然改萬目觀八月丁亥薦歲事乃大合樂肆陳俎豆自諸

有位暨百執事興俯陟降若親炙孔庭而往哲儀形恍惚具  
在禮明樂備神宜人和協於大典前此未之見於是泯泯乎  
咸頌侯之功不置而學官諸生因請徵文於鼎臣刻石紀之  
侯不能止嗚呼吏為政不知所先務棄吾民久矣豈惟棄之  
峻刑黷貨從而戕之是以王風日微至治日遠識者用痛心  
疾首我侯首新學政為吾民者甚厚繼撫凶饑念財力未裕  
憂傷中盡而慮處甚遠心事明白威儀雅重確乎粹然其大  
者立矣蓋尊甫尚書公緯文卓行為時之望侯世美象賢君  
子夙以遠大期之治郡功名信已超出常流如此然則士樂  
育於斯涵濡於禮樂其永永毋忘侯之功窮居以成身出而

顯名其始終險夷一節為孝子為忠臣無忝孔氏之徒上以副 國家設學養士之意下不負侯所以厚民作成之心斯善矣不然徒華衣冠談詩書誇諸人曰我為士我為士實與愚民等耳雖聖人與居無益也奚以像奚以禮樂而急之為務哉侯名庭梯字利瞻福之閩縣人凡勤於茲事法不得盡書者鏡之石陰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講承直郎同修 國史崑山顧鼎臣撰

蘇州府重修學記

王鏊

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比年乃若弛壞予間過之則頽垣欹榭圯城督沼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弗敢登甚者飼馬于軒樵蘇于圃日以就廢惡覩所謂巨麗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為重顧以公私殫耗何敢議焉歲時視學曹然為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鰲山奉

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憇文登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維風化之首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且捐金以飲其費暮年予復過之則其垣圯以峻其塗甃以夷其池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

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巖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  
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橋梁門廡罔不煥然圭潔復于  
舊觀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  
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蹟蘇學之廢且久一日起而新之  
人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爲者其然乎不有紀  
載奚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旣起而新之學政之廢  
其亦新之以復于古乎三代之所以爲教與學者其可知已  
患在知之不能由由之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蘇  
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寔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尙  
有存者繼今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吾敢曠厥職學於  
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吾敢惰厥學風化不變人才蠲興他  
日出而爲世用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  
正者乎斯無負

國家化育之典寔三君子作興之意也故述以告是歲爲  
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佐是役者同知府事顏君如瓌知吳縣  
李君經知長洲高君第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  
學士知 制誥 國史 經筵官震澤王鏊撰

嘉靖修學記二首

重修蘇州府學記

張袞

三吳之地其為郡學恢弘尊顯雄構傑然惟蘇為最人材輩  
出為成德為達材赫然聲稱與學制衡抗而復過之亦惟蘇  
之人材為最蓋地靈物望交相為勝而其勝者尤以人也始  
學之興肇自宋范文正公迄今數百年餘既載而嗣葺者中  
更若干人及是積歲不修旋復大壞識者戚之復以時詘舉  
羸禦寇事急未敢以議嘉靖丁巳會河南尚公維持以監察  
御史受

上命來按吳中謁廟之旦周覽咨嗟顧謂溫守景葵曰是獨可

後乎詩言訊馘有告不在泮乎溫守矍然竭志請事公乃下  
條令分指使倩力鳩工備器執用斬幹截撩陶甃龍礎築墉  
繚垣各各而舉無窳墮焉其施工之序首

先師孔子廟次庭廡次堂齋次經閣中奉以

皇上敬一亭又其次肄舍次杏壇次雍穎而來秀之橋執射之  
圃道山南園飲食游藝之所俎豆往哲之祠莫不光飾等照  
昭回學街之東西樹以坊表二大書其額曰萬世師表曰三  
吳文獻前此未有也從中而望蜿蜒紆徐刻施高大窳窳而  
入莫審其狀美富攸藏學于是乎大觀矣是役也經始于嘉  
靖丁巳十月凡六閱月而功成費總若干繕出贖膏之金與

一二巨家羨助民不知有勞官不知有費役之善也事既竣  
溫君遺書告衆為記予惟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風行  
者惟御史耳刑政之施雖足以督姦治暴而教化之力視諸  
刑政不啻倍蓰昔晉裴頠身任學事奏起講堂築門闕刊石  
寫經諸所不廢漢文翁治蜀有功繕立學堂圖畫古聖賢像  
及禮器百物自常情觀之莫不以爲修繕末事也殊不知賢  
者之作用旣修其本復資于末則其所謂末者豈薄物細故  
也哉立均陳表風之所動作人者事也求志復初思皇義路  
學道者事也一時盛舉群公協心是爲巡撫都御史趙公忻  
提學御史周公如斗暨兵憲熊君梓也海氛旣廓文教聿興



上倡之左右趨之總角佩觿來歌來游濟先王之道蹒蹒孔氏之庭其有得于觀也乎府僚而下受事而勤者例得勒名于碑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前太常卿學國子祭酒事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克史館校錄官纂修會成二典江陰張袞撰

重修蘇州廟學記

王庭

古者列建萬國自國都至于州閭吳不有學故俗美才盛而治化爲最自秦郡縣天下學制太壞迄漢唐宋莫能盡復或廟而不學或學而不廟或廟學皆無其廟焉者未必專祀孔子而學焉者亦未必專習孔氏之業也雖謂之天下無學可也俗何由美才何由出而治何由盛哉惟我

明興酌古定制以爲三代而下道在孔子與古昔異俾學宮得專厥祀每府州縣並建廟學其所業必自孔氏其他異端曲說無得而雜焉其制可謂盡善而造就學者之意亦至矣此我

明之制所以超近代軌隆古而海內英哲之多流風之懿悉由此也然良法美意在學者當知所以仰體聖祖之心而尊崇之振率之以不廢

聖祖之法之意者是則在觀風之臣與良有司也我蘇郡廟學

實始于文正范公志載甚詳嗣美者漸恢其制故有壯麗宏敞甲天下之稱屢壞而修不知其幾若其大壞而久不修則未有如今日者巡按監察御史河南尚公維持臨視咨嗟任爲已責乃命溫郡守景葵專理其事溫受命惟謹選匠視材度宜程力必躬必精自聖殿兩廡講堂經閣自

皇上敬一亭以及諸祠齋舍延及山池園樹所以時游息而存舊思橋路門垣所以備體裁而固域守者靡不易敝爲良撤故爲新巨細畢舉學街東西各建坊表嘉題飾焉由是廟學規制大備旁郡父老莫不攜其童穉匍匐往觀訝其巍然炳然廓然自有學以來未之覩也而豈知御史郡守用心之極哉嗟夫奉憲牧民者胥以風俗人才爲首務而二者俱由于學校也使爲御史郡守皆如尚與溫焉則天下之俗烏得不善人才烏得不昌其有裨于

聖治顧不大哉雖然

聖祖開科之詔有曰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爲朝廷實用此所以特隆學制以爲培植之地也今御史郡守所以尊崇振率以不廢我

聖祖之法之意者亦既不遺餘力矣繼自今士子之游是學者無亦以開科之詔自省經必明行必修期爲朝廷之實用而不徒以其名乎則庶幾善體我

聖祖之心而無愧居于斯矣不然則為有負能不惜乎故敢以是為諸君言之若夫是役所費出于麗罰之贖與巨家之助是役之工始于嘉靖丁巳孟冬迄于戊申季春民不傷而役不久皆可書也書之胥樂厥成協謀贊助則巡撫都御史趙公忻提學御史周公如斗暨兵憲熊君桴皆當書也書之其不得悉書勒諸碑左者則府僚而下勤事諸君也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夏四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前刑部員外郎  
長洲王庭撰

蘇州府學志卷第十一

